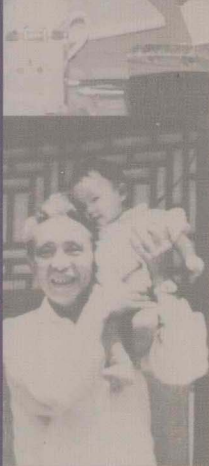


文洁若 著

風 憶 故 人



Fengyu Yiguren

上海三联书店

Fengyu Yiguren

風雨憶故人

文洁若 著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忆故人 / 文洁若著.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8
ISBN 978-7-5426-3631-7

I. ①风… II. ①文… III. ①作家 - 生平事迹
- 中国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6171 号

风雨忆故人

著 者 / 文洁若

责任编辑 / 叶 庆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印 刷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14.5

ISBN 978-7-5426-3631-7

I·536 定价 28.00 元

序

今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四月十五日，我又在忘年交樊杰的陪同下，回母校参加了清华大学科研成就展揭幕仪式和“走进清华——清华大学数字博物馆”启动仪式。清华诞生于辛亥革命爆发之年。一百年来，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昂首阔步，正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一百年来，中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国发展为世界大国。清华是祖国的一面镜子。

今年三月二十八日，我还去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一九五〇年九月，我考入了北京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当上一名校对员。一九五一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基本干部队伍是由文化部艺术局编审处与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调来一部分人组成的。我和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同窗王笠耘、张奇，以及经济系的袁榴庄，都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弹指间，一个甲子过去了。张奇和王笠耘已先后去世。袁榴庄和我，以及另外五个男士，作为出版社初创时就参加工作的同志，领到了荣誉证书，还跟以潘凯雄社长为首的现任五位社领导合影。我把

这帧弥足珍贵的相片挂在家中的客厅墙上了，只希望十年后仍能自强不息、精神抖擞地来参加出版社成立七十周年的纪念大会。

这个集子里收了深切怀念二十七位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文化人的文章。是按出生年月先后排序的，排在最前面的姚华生于一八七六年，一九三〇年逝世。排在末尾的史铁生生于一九五〇年，二〇一〇年撒手人寰。他们的事迹折射了二十世纪华夏大地的百年沧桑。他们的境遇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有一颗赤诚的心，对物质享受看得淡泊，精神世界无比丰富。

当下，社会进入了高消费时代，到处弥漫着商业气氛。读者倘若能通过这些人的事迹领略学者的风采，他们的正直不阿，生活俭朴，甘之如饴，他们的钻研精神，幸莫大焉。

文洁若

二〇一一年七月一日

目录 | Contents

姚 华 (一八七六年四月二十六)	
一代宗师姚茫父	1
周作人 (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	
苦雨斋主人的晚年	5
周作人及其儿孙	24
钱稻孙 (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五日至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我所知道的钱稻孙	31
胡政之 (一八八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	
报坛巨擎胡政之	43
老 舍 (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至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老舍差点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47
纪念老舍逝世四十周年 ——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	50
凌叔华 (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叶落归根的凌叔华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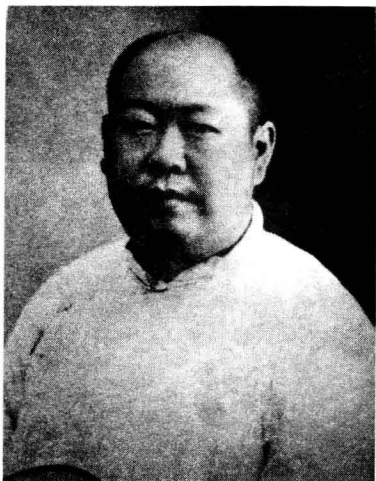
《散落的珍珠——小滢的纪念册》

- 一部别开生面的回忆录 61
- 谢冰心 (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至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 宝刀永不老
- 记冰心大姐 64
- 王任叔 (一九〇一年九月八日至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 王任叔其人其事 75
- 聂绀弩 (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 聂绀弩的六个字
- 兼议“窝里斗” 85
- 冯雪峰 (一九〇三年六月二日至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奠基人冯雪峰 91
- 沈从文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
- 忆沈从文 97
- 林徽因 (一九〇四年六月二日至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
- 才貌是可以双全的
- 林徽因侧影 105
- 巴 金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七日)
- 巴金：人生只能是给予 113
- 我和巴金的书缘 127
- 楼适夷 (一九〇五年一月三日至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 怀念老社长楼适夷 131

邵荃麟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	
与邵荃麟同院的日子	136
翁独健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万世师表翁独健	
——兼议加分的弊端	140
钱钟书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钱钟书精神永存	148
季羨林 (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至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一日)	
萧乾与季羨林的域外交友	154
季老与小蝉	158
胡乔木 (一九一二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记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	162
杨宪益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日至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追忆杨宪益、戴乃迭	168
严文井 (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五日至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日)	
严文井：一个纯粹的人	179
严文井与萧乾	183
韦君宜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〇〇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韦君宜——民族的精英	189
林海音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至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一日)	
林海音探亲	194

王元化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至二〇〇八年五月九日)	
永生的王元化	204
王笠耘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忆王笠耘学长	
——兼议《她爬上河岸》	208
英若诚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英若诚侧影	212
史铁生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至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史铁生与亲情、友情、爱情	219

一代宗师姚茫父



一九二六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时，鲁迅先生曾愤而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第五节、《死地》、《可惨与可笑》、《纪念刘和珍君》等四篇文章。著名书法篆刻家姚华(茫父)先生当时虽早已离开女师大，但面对杨荫榆助虐军阀段祺瑞所制造的这一暴行，也义愤填膺，挥毫写下《二月六日雪》诗一首：“留得一冬雪，春来两度看。为因埋战血，较觉作花寒。未霁仍将积，施

消若已残。不成惠连赋，愁思动长安。”同时又作《二女士》诗，献给死难的女师大同学刘和珍、杨德群两位烈士：“宣和不闻陈东死，南渡胡为死东市。千年夷夏祸犹存，碧血又渍绿窗史！呜呼，刘(和珍)、杨(德群)二女士！”他这些慷慨激昂的诗词，不屈于军阀的铮铮傲骨，与以鲁迅为首的进步人士的哀悼声一致，十分难能可贵。

一九三三年鲁迅出版《北平笺谱》时，曾在致郑振铎信中写道：“后者先则有光绪间之李毓如，伯禾，锡玲，李伯霖，宣统末之林琴

* 上图为 一代宗师姚茫父的留影。

南,但大盛则在民国四五年后之师曾,茫父……”注中介绍说:“茫父,即姚华(一八七六至一九三〇),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筑人,清朝光绪时进士,书画家。”这位有气节的现代文化名人是我的姻亲。最近茫老的孙女姚伊和孙女婿邓见宽来信说:“一九九六年岁逢两甲子,是姚华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贵阳文化界将举行学术性活动,以资纪念。”改革开放后,活跃于二十世纪最初三十年代的文化名人姚华愈益受到重视,八十年代陆续出版了《姚茫父书画集》、《姚茫父画论》、《书适》、《姚茫父纪念集》、《姚华评介》等。茫父在书画、文学及学术各方面的辉煌成就越来越广为人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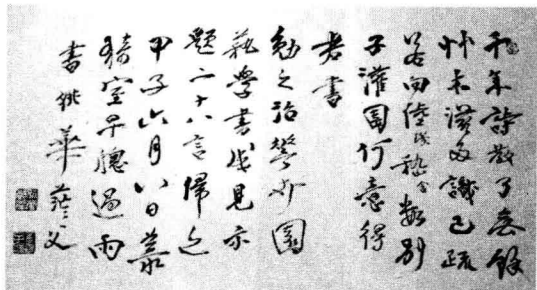
刘海粟曾在《姚茫父书画集》序中写道,茫父“自奉甚俭,布衣蔽裘,蔬食薄酒,友人有难,慨然解囊。见一名拓,立掷千金”。聊聊数语,茫父的为人行止,跃然纸上。仅从他的年表看,一九二〇年“黔灾甚重,画扇数百,售资助赈”;一九二三年“日本地震,售画数百件助赈,撰悯灾赋,作图记具事”。及至茫父因脑溢血疾复发,于一九三〇年八月六日去世,遗族生活拮据。当年岁末各家店铺上门讨账,遗孀罗氏藏于门后躲债,受惊而死。

萧乾很喜欢茫父的字画。一九八〇年初,当邓见宽偕同我四表姐万玉卿的大儿子刘定一到我们家来拍摄姚茫父先生的书画时,我正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研究员和东洋大学客座教授在东京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萧乾在家信中作为一件大事告诉了我。可惜由于所编姚茫父作品集的篇幅关系,我们家所珍藏的四幅



* 上图为萧乾、文洁若收藏的姚华画作《岁寒清供》。

均未录入，只收了我弟弟文学朴家的《洞庭波兮木叶下》(一九二五)、《芝仙祝寿图》(一九二六)，以及三表姐万德卿家的一幅《岁朝清供图》，那是茫父于一九一



九年题赠给我大舅万勉之的。我大舅的专业虽然是农业，业余却酷爱绘画和书法，一度在北京艺专教工笔画。我们这一辈没有一个专门学画的，下一代却出现了好几个画家。四表姐的大儿子刘定一为国画家，二儿子建一为油画家，三儿子邦一为工艺美术家。定居美国的我大姐文馥若的二女儿频频开画展，她的油画为很多画廊所收藏。当大姐写信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投有忘记加上一句：“是二闺女的中國血统使她成长为画家的。”无独有偶，我们的小儿子萧桐赴美后，也成了油画家。当然，一个艺术家是多方面的因素造就成的，我无意夸大茫父那些书画对他们所起的作用。但是，至今出现在我梦境中的，总是我度过生命中最初二十二年的东北城桃条胡同三号的那座四合院，墙上所挂字画清一色全是出自茫父之手。我由于从小看惯了茫父的书画，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对绘画发生兴趣。武汉画家陆扬在《萧桐和他的〈剃头系列〉》一文中指出，“萧桐多年来始终在致力于将中国的文化传统融入他的剃头系列”，他在自己的画里，“引入了汉字文化”。孩子刚懂事时，我们给他看的不是画得拙劣的小人书，而是茫父这样一些大师的精品，对孩子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 上图为姚茫父手迹，一九二四年六月八日为我国早期植物学家、教育家万勉之（一八八一年二月六日——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所著《花卉园艺学》题写的“题书跋”七言诗：千年诗教了无余，草木滋多识已疏。若问陆稽数别子，灌园何意得君书。

茫父曾对徐志摩说,他之所以中风后还继续作画,是为了“吃饭”,“没法子”。但我个人认为,这固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却绝不是唯一的原因。茫父题赠给我父亲的两把扇子就是最好的例证。两扇分别作于一九一九年茫父过四十岁生日以及一九二八年五月我父亲过三十五岁生日之际。后者是一幅《长夏江村图》,上款是:“戊辰五月莲花盒写意茫父残臂挥毫”,反面录了杜子美的三首五言诗,下款是:“访苏生日书此奉遗姚华”。两相比较,后者虽系“茫父残臂挥毫”,但书画均胜于前者。说明这位书画大师以无比顽强的意志克服病魔,他半身不遂后仍迸发的旺盛创造力,着实令人惊服。作书绘画已成了他的第二生命,只要一息尚存,他就放不下手中之笔。倘若纯粹是为了糊口,茫父就大可不必于一九二八年题赠给我父亲第二幅扇面了,因为这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我相信,承蒙姚茫父先生惠赠残臂所作书画的,绝不只我父亲一个人。

尽管我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感情深厚,但至今每次填表,我都写上“原籍:贵州贵阳”。我的根毕竟是在西南高原的黔中。我尤其以家乡出了姚茫父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一代宗师而自豪。

原载《银潮》一九九六年第三期

苦雨斋主人的晚年

一、学者型的翻译家

一九六五年四月四日，周作人在致鲍耀明的信中写道：

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无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

近十几年来，研究周作人这个经历复杂的文化人的论著多了起来。五十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于工作关系，我曾与周作人有过颇为频繁的联系。我愿把我直接观察到的和间接听到的周作人的侧面，作些记载。

一九五二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向周作人组稿，请他翻译希腊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指派我负责日本文学的组稿、编辑工作，同时，向我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约周作人及钱稻孙二位翻译别人不能胜任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当时，他们在出版社算是编制外的特约译者。七年间，我曾向周作人组过四部稿子：《石川啄木诗歌集》、《浮世理发馆》、《枕草子》和《平家物语》，均系日本文学史上较为深奥的经典名著，现已出齐。我还请他校订过一部长篇巨著《今昔物语》，并鉴定过两

万字的《源氏物语》中译文校勘记，重译过十万字的《日本狂言选》。

八道湾周宅是周作人一直居住的地方，我每次去联系工作，事先总写封信，并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一九四九年以后，老夫妇和长子丰一一家住在后院的一排后罩房里，老夫妇住西边的三间。卧室靠西，书房与堂屋之间隔着一溜儿书架。老伴儿信子病逝后，周作人就独自睡在当年和钱玄同聊过天的榻榻米上。不论什么时候去，他的书房里总是窗明几净。书桌上只摆着笔砚、稿纸和原著，此外，连张纸片都不见。多年后我曾问过周丰一的妻子张茭芳，是否因为出版社有人来谈工作才特别收拾了一下。她说，周作人向来极爱整洁，书稿井井有条，工具书都各有固定的地方，用毕必放回原处。她还告诉我，周作人每天伏案工作达十小时以上，而且都是自己研墨，毛笔正楷，从来不用钢笔。他不打底稿，改动很少，考虑好了再下笔。

八旬高龄的周作人给我的印象是耳聪目明，头脑清楚，反应敏捷。他曾向我表示，译完《平家物语》后，日本文学当中他还有一部感兴趣的作品：十返舍一九《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可惜由于“文革”浩劫，不但《旅行记》未能开译，连已动手的《平家物语》，他也未能译竣。近几年来，周作人的遗稿接连问世。《平家物语》在周作人译了七卷的基础上由申非续完，并于一九八四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署名周启明、申非译。^①周作人译的《枕草子》与王以铸所译《徒然草》并为一卷，以《日本古代随笔选》的书名出版于一九八八年。《浮世理发馆》以及经他本人改译过的《浮世澡堂》，也和《平家物语》、《日本古代随笔选》一样，作为《日本文学丛书》的一卷，出版于一九八九年，均署名周作人。这是他生前最为渴望，然而未能做到的。

^① 一九六三年我听说周作人曾写信给有关方面，要求著译均恢复本名。上级嘱他写一篇检讨，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以便取得社会上的谅解。但他写出来的文章却通篇都是替自己辩解的话，故未予发表，因而他生前始终也未能如愿以偿。

早在三十年代，周作人就涉足于中日比较文学。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在《冷静与幽闲——对周作人氏的印象》一文中写道：



一九六一年二月
知堂年七十七

“（他）把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与（中国）明清俗文学加以比较，并称赞了一九

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三马的《浮世澡堂》与《浮世理发馆》的独创性，说明他最能够真正理解日本民族的长处。”

看看这位日本文豪对周作人学术的评价，使人感到，作为一位五四时期的翻译家，他确有独到之处。十返舍一九（一九七五至一八三一）和式亭三马（一七七六至一八二二）为日本两大滑稽小说家。前者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讽刺了江户时代一些人趋炎附势、阿谀逢迎、假充行家等卑劣行径，穿插了各地的风俗奇闻。后者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通过出入于澡堂子和理发馆的男男女女的对话，反映了世态人情，诙谐百出，妙趣横生。

解放后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的日本古典作品，从八世纪初的《古事记》、十一世纪的女官清少纳言的随笔《枕草子》、十三世纪的《平家物语》、十四世纪的《日本狂言选》、十八世纪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直至本世纪的《石川啄木诗歌集》，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与原作不走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他都能够从我国丰富的语汇中找到适合的字眼加以表达。这充分说明他中外文学造诣之深。

我从事编辑工作近四十年，遇到蹩脚的稿子，只得哑巴吃黄

① 上图为周作人先生旧照，照片背面自题：一九六一年二月 知堂年七十七。

连：谁叫自己没有眼光，竟找了个不够格的译者。于是，为了对读者负责，就硬着头皮逐字校订，工作远远超过了编辑加工的范围。周作人的稿子，我也总是搬出原文来核对，但这是为了学习，不仅从未找到差错，遇到译得精彩处，还不禁拍案叫绝。

周作人每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几种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个别词句和注释参考了其他版本，就在注文中一一说明。每部译稿，他必加上详细的注释，并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等。他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

为人讲究作风，行文讲究文风，从事翻译，也应讲求译风。周作人对待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态度谨严，仔细认真，是当做毕生事业来搞的。这方面，颇有值得借鉴之处。

他擅长翻译讽刺幽默作品，不但以传神之笔，译了日本文学史上这方面的两部代表作，还曾从古希腊文直接翻译过《伊索寓言》以及对希腊诸神进行喜剧式讽刺的《卢奇安对话集》（周作人的日记里写做“路喀阿诺斯的对话集”）。他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部校订过《明清笑话四种》，该书于一九五八年三月问世。在引言中，他详尽地介绍了中国笑话的历史。

周作人搞翻译不仅结合研究，而且每译完一部作品，必在日记中写些感想。译毕《石川啄木诗歌集》，他就写道：

其实他（指石川啄木）的诗歌是我所顶喜欢的，……日本的诗歌无论是和歌俳句，都是言不尽意，以有余韵为贵；唯独啄木的歌我们却要要知道他歌外附带的情节，愈详细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讲这些事情的书，在日本也很出了些，我也设法弄一部分到手，尽可能的给那些歌作注释，可是印刷上规定要把小注排在书页底下，实在是没有地方，那么也只好大量的割爱了。